

巨人百传

第三十五卷

名女卷一

慈禧传

目 录

序	3
第一章 后宫逐鹿 生死搏斗	5
第一节 初入后宫	5
第二节 倍受宠幸	10
第三节 肃顺跋扈	13
第四节 联合皇后斗肃顺	25
第五节 咸丰驾崩	29
第二章 辛酉政变 一次垂帘	31
第一节 热河密谋	31
第二节 重回京师	38
第三节 扫除肃顺	42
第四节 一次垂帘	47
第五节 打击奕訢势力	50
第三章 扫除政敌 二次垂帘	55
第一节 母子相仇	55
第二节 同治驾崩	61
第三节 扶植光绪	63

第四节	毒死慈安	72
第五节	乱中取乐	76
第四章	无可奈何归政	85
第一节	筹建颐和园	85
第二节	规划颐和园	90
第三节	德龄初进宫	92
第四节	为光绪选后	96
第五节	帝后不和	109
第五章	戊戌政变 三次垂帘	112
第一节	甲午风云	112
第二节	光绪的抱负	117
第三节	光绪图谋变法	122
第四节	在逆境中进行的变法	127
第五节	囚禁光绪 三次垂帘	135
第六章	被迫改革 寿终正寝	141
第一节	八国联军进京	141
第二节	庚子西逃	145
第三节	被迫推行新政	148
第四节	两宫晏驾	150

序

19世纪60年代，一名女子舒展着广袖踏上了中国政治舞台，从此的48年，一个末代王朝的命运便与“慈禧”这个名字在风雨中共飘摇。

她生于道光中期，卒于宣统初年（1835—1908），几乎与中国近代史对等。自1852年入宫以来，中国近代史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有她的参与，一部慈禧传无异于一部中国近代史。

她虽未称帝，却实为无冕女皇。任凭紫禁城里人事浮沉，她却稳操大权48载；政变、垂帘、修园，无论时势多艰，她自享乐任逍遥；几代帝王无可奈何竞相逝，她却安然寿终正寝。

她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牝鸡司晨，女人当政。数千年的中华历史中究竟有几人？唐代武则天，辽金萧太后……可有谁曾经历如此多风波：宫廷政变，外国入侵，国内起义，皇帝争权……仍把持大权不松手？

她也曾是浩茫天地间的弱小女婴；想必也曾注视着陌生的世界嚎啕大哭；也曾为落在额头的第一片雪花而咧嘴傻笑；也曾扶着墙根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

也曾……然而，倒是什么神秘力量使她能呼风唤雨几十年？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总是冰冷无情的，无论她曾经如何的飞扬跋扈，如何的权倾一时，终抵挡不住沧海桑田的变幻；终抵挡不住生前身后的诟骂；甚至终抵挡不住掘墓人的抢劫。

回眸历史，当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善善恶恶的一生时，要去思索隐藏在历史背后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主体；人，是发展变化的。自古至今，各种各样的人无一不与当时的社会相联系，无一能跳出当时的社会环境。自远及近，各种各样的人，无一不是发展的，变化的。首先，由幼到长，由生到死都是人生必然过程，任何人无法抗拒。其次，说功论过，是对是错，无一人所作所为始终是对或永远是错。此功彼过，是任何一个人都难避免的。

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领悟人生的价值，才能真切地体会到先人的心跳连着今天的心跳。

因为：

“昨天并没有过去，它在今天还活着，并且向未来延伸……”

第一章 后宫逐鹿 生死搏斗

第一节 初入后宫

咸丰二年(1852年)5月9日的拂晓。这是静谧的黎明。启明星还在东方的天幕上闪烁，偌大的京城仍在黎明的梦乡中安睡。远望去，庄严肃穆的紫禁仿佛蛰伏着的庞大黑兽，让人不敢亲近。

这样的早晨仿佛是祥和的，它只是北京城和顺安适生活的一个聲音。然而历史发展到1852年，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和平的日子。整个中国社会已进入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新时期。爱新觉罗氏统治的大清帝国已日薄西山，宛若步履蹒跚的垂暮老人之艰难地挪向墓穴。努尔哈赤弯弓射雕的豪迈无双，康乾盛世的政通人和都已成明日黄花；祖宗的骄傲和业绩，在八旗子弟津津乐道的咀嚼中，也成为别人饭桌上的佳肴；过去的辉煌在衰落的现世映衬下竟已影影绰绰。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年代呀！大清帝国到它第六代掌权者——嘉庆手中已是危机四伏；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国力衰败，起义不断。1840年鸦片战争更是雪上加霜，日不落英国用坚船利炮叩开中国国门

之后，大清帝国便开始降尊屈膝。乾隆盛世的大国威严，夜郎自大式的狂妄终于被洋人的炮火击得支离破碎，换得的是一个接一个的屈辱条约。

就是这个仿佛祥和的日子，大清国也无法安眠。

1851年洪秀全发起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大革命席卷了半壁江山。一个月前太平军永安突围，北上桂林。这一切已令咸丰皇帝头痛不已。

然而，北京，这个几百年来一直作都城的城市，也许是历史的沉淀，目睹了几代王朝的兴衰败亡之后，它已从容不迫。历史造就了它宏大的胸怀，造就了它的平和安祥，也造就了它的麻木迟钝。1852年5月9日的拂晓，也是这样的祥和。这般的平静里也有动的，这便是一行朝着紫禁城而来的人们。

5月的京城总是明媚的。当早晨的第一缕阳光驱散了黎明的黑暗，这行人的身影也清晰起来。这是一列轿队，长长的，仿佛拉不完的线。

轿队停在宫门前，等待宫门开启。一顶轿子中四闭的帘布被拉开了一角，一张少女的脸露了出来，这是一张漂亮的面庞，眉目如画，明媚鲜丽，一双美目好奇而又毫无顾忌地打量着近在咫尺的宫墙。一丝笑意现于眼眸，这如此庄严肃穆的宫城今朝将要为她开启，多少年的少女之梦今朝也要圆了。她不禁欣喜，

她那毫无顾忌的目光是如此炽热，确实不同于她前前后后那些隐藏在帘幕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羞怯。

这名姓叶赫氏，小字兰儿的少女的确与众不同。也许她也不曾想到，今遭进京，日后竟能在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四十余载。

她十八岁的眼睛凝视宫墙时，往事一幕幕浮现脑海。也许她从此很少回忆自己少女时代的生活，日后的她面对的将是一个新奇而复杂的世界。

18年前，她降生在北京四牌楼劈柴胡同，作为叶赫那拉氏的后裔，隶属八旗。叶赫那拉氏，也许是这个满文意为“太阳”的姓氏赠予她天生丽质的容颜，聪明伶俐的禀赋。八旗女子，哪一个不梦想有朝一日能选在“君王侧”？自信她更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她还记得还是七岁女童时，她便第一次偷着对镜“贴花黄”。一年前她应诏选为秀女，经过数月的深闺期待，今天她终于进入了宫城。

一行人马终于停下来了，叶赫那拉氏步出花轿，随着数名秀女一同被安排在一间屋子里候命。从五更到此时的行进，她有点疲惫，而一想到马上就要见到当今皇上，她有更多的期待。她知道自己的美丽：天生丽质、体态窈窕，她不禁有点顾影自怜了。

正寻思之际，忽听有人朗声道：“皇上皇后驾到！”

众秀女慌忙跪倒在地，行礼之后，被命起来，然

后几名宫女发给每名待选秀女一只金盘。叶赫那拉氏抬头望去，皇上皇后并肩端坐堂上，面前摆着一张书桌，案上放着两只荷包。今天是为咸丰选妃。她知道这将是决定她命运的信物。她微微扫视了一下周围的竞争对手，她们竟都低垂着头，怯怯地站着，于是她昂着头，迎着咸丰探寻的目光，皇上清俊而略显孱弱，她很满意。她觉察到咸丰微微一怔，目光久久停留在她身上，她便嫣然一笑回报那目光。

咸丰一直盯着她，一只手不由自主地拿起了一只荷包，站起身走向她。她不禁一阵狂喜。

“皇上——”一直端坐一旁的皇后叫了一声，端庄美丽的皇后钮钴禄氏对她的目光并不友善。咸丰回了头，望着皇后，犹豫了一下，荷包还是落在叶赫那拉氏手中托的金盘中。

皇后眼里闪过一丝失望。叶赫那拉氏已跪在地上，清脆地说道：“多谢皇上皇后！”

咸丰又将另一只荷包放在一名江南秀女的金盘之中，尔后回到宝座之上，对未选中秀女挥手示意退下。咸丰看过太监呈上中选秀女名册后，满意地点点头。目光又投向叶赫那拉氏，欣赏着那黑云般的秀发，柳叶般的修眉，凝脂般的肌肤，特别是那双与众不同，令人牵魂动魄的眼睛，没有丝毫怯羞，那双眼睛对着皇上皇后都是落落大方的直视，纵然咸丰身旁美女如

云，他仍不禁为这双眼睛而怦然心动。

“你可是叶赫那拉氏？”

“回皇上，臣妾姓叶赫那拉，小名兰儿。”

“兰儿，‘芝兰蕙草’，”咸丰念叨着，突然大叫一声：“好，朕封你为兰贵人，如何？”

“臣妾叩谢皇上龙恩。”新封的兰贵人不禁喜形于色，跪在地上，连呼万岁。

接着，咸丰又将另一选中秀女封为丽贵人。

从此叶赫那拉氏住进了西六宫之一的储秀宫。

第二节 倍受宠幸

新入宫的兰贵人美丽活泼，很快获得了咸丰的宠幸，过了一段夜夜专幸的日子，为此咸丰常常不早朝。两年之后兰贵人便晋封为懿嫔。

叶赫那拉氏的受宠引起了后宫的不满。皇后更是怒不可遏，自打第一眼看到这位懿嫔，她就不满意：那种无所顾忌的目光，分明将她这位母仪天下的皇后不放在眼里。当初她曾试图阻止皇上让叶赫那拉氏入宫，可皇上终究迷恋在那炙热的目光之中。

想想皇上初登基那阵子，也是一位奋发有为的皇帝，他也曾有重振国威的雄心壮志，并且着手励精图治。可自从这位懿嫔进宫，皇上便贪恋女色，几乎夜夜泡在储秀宫里，近来连早朝也不上了，朝中大臣都议论纷纷。眼望着年轻皇上本来孱弱的身子更加消瘦，她也曾多次劝皇上保重，可皇上总是付之一笑。如此下去，岂不是国将不国？

皇后决定动用祖训约束皇帝，惩罚懿嫔。

一天清早，皇后唤来心腹太监拿来祖训，亲自顶着祖训带了两名太监直奔储秀宫。清晨的储秀宫比别的宫室更为安静，除了两名手持长帚打扫宫门台阶的

宫女外，看不见来往穿梭的太监、宫女。显然储秀宫的主子还在酣睡之中。皇后怒气冲冲，快步踏进宫。不料，一名太监跪倒在地，挡住了去路。

“皇后，皇上传话……”

话未落，皇后一把推开他，怒不可遏地说道：“皇上果真在此！？”

于是，皇后跪在寝宫门前，手捧祖训，朗声叫道：“请皇上早起，听祖训！”

这一声不亚于惊雷，咸丰和懿嫔双双从睡梦中惊醒，咸丰慌忙起床大叫：“朕马上听朝，请皇后别念祖训！”

咸丰匆匆上朝去了，皇后暗自欣喜，她吩咐随行太监带了懿嫔往坤宁宫而去。在那儿她将行使皇后的权力，好好教训这位迷惑皇上，集皇宠于一身的嫔妃。

懿嫔步履艰难地来到坤宁宫，皇后已安坐宫内，一见懿嫔便大声呵责：“你身为皇上嫔妃，不为江山社稷分忧，却惑乱皇上，以致皇上不理政事，你可知罪？”

懿嫔一看这架式，知道今日罪责难脱，她慌忙跪倒：“臣知罪，都是我不好。”说完已是泪水淋漓。

“知罪就好，家法伺候！”

皇后话语刚落，就听见一声高吼：“皇后手下留情，懿嫔已有身孕！”

正在惊恐不已的懿嫔不禁喜出望外——皇上来了。原来咸丰正准备上朝，就听有人报，皇后将懿嫔带到坤宁宫，坤宁宫可是皇后行使权利的地方呀。咸丰一着急，匆匆回头便直奔坤宁宫。恼怒的皇后只得强压怒火，顺水推舟说道：“懿嫔有身孕，皇上怎不早说？”这样懿嫔避免了皮肉之苦。

1854年2月23日，紫禁城一片喜气，储秀宫更是人来人往，入夜还是灯火通明。当一声清脆的啼哭声划破长空，宫人们奔走相告，咸丰第一个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出世了。消息传到咸丰耳里，他立即驾临储秀宫，凝望着还未睁眼的婴儿，他不禁释然，盼了这多年，总算有继承人了。他高兴地宣布：“懿嫔生子有功，晋升为懿贵妃。”

第三节 肃顺跋扈

1860年9月，英法联军威胁北京。咸丰带着权臣肃顺、载垣、瑞华及后妃等人匆忙奔热河行宫而去，将北京的破烂摊子丢给其弟奕訢去收拾残局。

一天，咸丰伏在案前批阅公文，他拿起一本奏折，快速地翻阅着，尔后用朱笔在奏本封页上点了一下，便了事。如此翻阅几个奏本后，他觉得头昏脑涨，于是慵懶地靠在御座上休息。他已厌倦政事，自来热河，他一直沉浸在淫乐女色之中，很少疏理政事。

“来人，传懿贵妃批文！”他唤来了一名太监命令道。说话声中有微微的喘息。

批阅奏折对咸丰来说，已是最令他头痛的事情了，“好在还有懿贵妃可以代劳。”他心里稍稍有些宽慰。他知道懿贵妃从小熟读四书五经，而且精懂书画，批阅奏文还是能够胜任的。

“待会儿，懿贵妃批完奏文，我也解放了。一会儿去丽贵妃那儿逍遥一下。”他寻思着。

片刻，懿贵妃来到殿中，施过礼之后，她在搁放公文的书案侧边坐定。不消咸丰多说一句，她便娴熟地批阅奏文。其实大部分奏文只需批上“已阅”或“

准发”就完事了。然而即便是这样省力，咸丰也不能支撑。每每拿直奏文，他都会觉得心力枯竭，他也不愿多写一字，只是将那些他认为准发的奏文上用朱笔点上一点，只等有人代劳。

自小熟读经史的懿贵妃自然是他理想的代劳人。

一会儿功夫，未批公文已寥寥无几。咸丰正寻思下回传另一宠妃来伺候。懿贵妃已将一奏本送呈咸丰手边：“皇上，这是恭亲王奏本，请过目。”

咸丰睁开疲惫的双眼，接过奏本，这是恭亲王奕昕自北京传来的奏折，要求咸丰允许他来避暑山庄，看望皇上。

咸丰拿起朱笔，却犹豫不决。

“皇上，为何不准奏？”一直冷眼观察的懿贵妃问道：“皇上与恭亲王是手足兄弟，感情非同一般，皇上龙体不适，恭亲王理当探望，皇上为何犹豫呢？”

懿贵妃的一席话正好刺痛了咸丰的隐处。

说起恭亲王奕昕和咸丰的关系本应比其他兄弟关系更为密切。咸丰出世不久，生母便去世，奕昕的生母——静太妃便成了咸丰养母。同乳的手足之情非同寻常。

然而咸丰想起奕昕并不自在。

咸丰的父亲道光在世时对立储颇费周折。从小聪明伶俐的奕昕是道光最宠爱的皇子。忆起童年往事，

咸丰脑海里总浮现比自己年少的奕昕纵身马上驰骋的英姿，而自己却望马兴叹，从那时起，咸丰便对弟弟奕昕生出丝丝妒意。那时父皇对奕昕的偏爱，使奕昕成为自己继承帝位的最大障碍。虽然后来父皇选自己为继承人，临终却仍有悔意。这是他深知的。

他记得父皇病重之时还召见奕昕，当时令他心里好不踏实。更令他嫉妒的是父王在昏迷状态仍惦记着奕昕，当他到病榻之前，父皇还问“奕昕来了没有？”

况且他与奕昕失和多年。他的养母静太妃在世，奕昕多次要求封其母为静太后，咸丰却一直没有答应，最终只是给了一个太妃的称号。于是兄弟二人关系不和。

静太妃在世之时，有一次病重，咸丰前去看望，静太妃突然对他说：“你怎么还不走，我什么都给你了，他生性多疑，你要小心防范。”这显然是对奕昕而说的。当太妃发现弄错人之后，转过身来背对着他，不再言语。回想起这些往事，咸丰感到兄弟两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了。自从他将奕昕赶出军机处，两人都不愿见到对方。

如今奕昕提出来热河探望，他不禁警惕起来。他明白奕昕的才华在他之上。自打他离开京城，躲到避暑山庄，奕昕一直在北京收拾残局，京城秩序井然，这一切应归功于奕昕，倘若他离开北京，能保洋人不